露台湿润，盆中映山红花叶上的水滴颤颤巍巍，像晶莹闪亮的珍珠。

刚绽开芽口的花苞在枝头上随风轻摇，如幼童嘴里吞吐的嫩舌。它们惬意、懵懂，又毫不掩饰地展示着生长中必经的过程。

一切，都在流走的时光中慢慢见证，而每一个时节，又都刚刚好。

1

大姐家添了孙子，是家族中最新的成员。

一年前，全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百日宴。那时，襁褓中的小家伙，眼睛骨碌碌乱转，不知是新奇这个世界，还是面对漫漫人生在作规划。

一年后，他已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眼中仍充满好奇与主见。看见小家伙可爱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他父亲小时候的情形。

那时，外侄也这般大，只是没有躺在童车里。载着他的是一架竹制摇摇车，而金属结构的童车还是城市中的奢侈品；现在，竹制摇摇车却成了奢侈品。这个世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外侄在摇摇车中很安静，仿佛在静观世界和思考人生。以我当时的认知，觉得这个孩子不闹，乖巧。

其实，这也是他性格沉稳的早期表现。而不管哪种性格，都是人生中的一种形式。恰如我露台上的各种花卉，有的开红色，有的开黄色，有的开粉色……但不管哪种色彩，都在时光中慢慢长成。养花时间一久，我便可根据花芽，预判出它将要开出什么花来。

家族中的这个新成员，面对新世界，在作如何规划，我却不知道。

看来，养花与育人，各有不同。

2

小桥柳树，河水潺潺。

老家那条河像父亲腿上曲张的静脉，流过门前，再蜿蜒前去。河水每个季节不一样，却和往年的同一季节大同小异，该咆哮时咆哮，该低吟时低吟，该浅唱时浅唱。

河水远去，小桥依旧，恰如我的思念，永不褪色。我曾一遍又一遍地从桥上经过，走过晨曦，走过骄阳，走过黄昏，甚至走过黑夜。每一次走过，小桥都默不作声。它的沉默，让我想起了父亲。少语的他，绝不像母亲整日喋喋不休，只会将满腹话语化作用力地挥锄或“嘿着”的挑担声。

又一次踏上小桥时，河水仍旧哗哗流淌，河道更显弯曲，让我想到父亲腿上的静脉更为凸起了。河边柳树再次发芽，柳梢垂低，树干弯曲，一如父亲已经佝偻的腰。桥上青石板早已被冲刷得光滑，几处深陷的凹坑，像父亲豁口的牙洞。

漫时光

时光慢慢

吴天胜

小桥的旁边已建起一座新桥，宏伟气派，坚固结实。新桥上车来车往、人去人复，一副繁忙的样子。时间在新桥上，似乎要快得多。

回望小桥，仍娴静地躺在小河上。时光的针脚在它那儿永远快不起来。

父亲这时说了一句话，年轻人就要有年轻人的样子，忙，好呀！

原来，忙起来，时间就会过得飞快！

3

可有些事，急不得，譬如读书。

大姐曾不止一次地和我讨论孩子的读书问题。外侄大学毕业后，是就业还是读研，几经彷徨。大姐说，别人家的孩子早参加工作了，甚至有的都结婚生子了。他这样一直读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说，既然他能读书，也愿读书，何不让他继续读下去？

外侄研究生毕业之际，大姐又和我讨论，是参加工作还是继续读书？我见外侄行事沉稳，是做学问的料，便劝说大姐，做学问，本是一场熬。

外侄继续攻读，圆满完成学业，如今在一所高校任教。回想二十来年的默默苦读，真如露台上的那株映山红，惟有厚植，方可怒放。

二姐家女儿的经历与其类似。好不容易熬到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时时感到自己知识不足。我依旧抛出了当年的观点。如今，她正经历着读博的熬炼。

或许，一夜春风后，他们都能像映山红一般，满树繁花。

4

父亲今年八十有六，身体硬朗。

一日，我们借道去了合川钓鱼城。行至游客中心时，父亲被宽阔的嘉陵江水面吸引。那时，江流缓慢，不时泛起的涟漪像父亲脸上涌起的皱纹。

父亲问，在早，嘉陵江是怎么流到这里的？

江水缓缓流淌，仿佛低语，它已在江中走了几千年。我引经据典说，蒙哥汗在此折鞭时，这段江水就很恢宏了。不然，成百上千年的钓鱼城淘得只剩摩崖上的石刻？

顺着步道走入景区，路边竹影婆娑，迎面见一道梯坎。父亲初时雄心勃勃，可刚上一段梯坎便气喘吁吁，脱衣卸袄。他不忍扫了我们的兴致，坐在椅子上，催我们自去游览。

我数次编出故事，说这里谁曾来过，还题过字。他一听就来了兴致，然而爬几级石梯后，却再不为所动，只顾靠在椅子上歇息。

妻子让我前去游览，她留下陪父亲。我向上走了一段，站在城墙旁，看见更广阔的江面，水势更显缓慢，一如父亲的脚步。我终是放心不下，折返回到父亲身边，陪他慢慢走出景区。回看父亲，钓鱼山的剪影，正投射在他的背上。

原来，父亲的缓慢，除了年岁，还有他一生背负太多的沉重。

5

“咕嘟嘟”，灶上砂锅冒着热气，锅底几粒豆大的火焰轻轻摇曳。

大姐一边切菜，一边不时揭开盖子，伸筷子去锅里戳一下，看肉是否炖熟。偶尔取汤勺舀出一口，尝尝咸淡。

大姐会做一桌好饭菜，得益于她的婆婆。刚出嫁时，大姐只会箜洋芋饭，如果非得做一个菜，最多就是猪油炒咸菜。所幸，她的婆婆是个厨师。正当母亲担心大姐出嫁后会不会因做饭受憋屈时，她的婆婆说，没事，我来教。

一道菜、一锅汤，婆婆教得用情，大姐学得用心。一年、十年、二十年，婆婆老了，也走了。大姐的菜却越做越好，逢年过节，总会忙出几大桌来，馋得我们年年回味。

如今，大姐已当外婆、奶奶好多年，一手饭菜，养大了子女，又照看着孙辈。有一次要去照顾孙辈，临行前，她做了一餐丰盛的菜肴与父亲暂别。尤其是那锅汤，煲出的全是孝心。汤熬好，菜上桌，一家人围坐过来，一边称赞大姐的手艺，一边感叹多年的媳妇已熬成婆。

6

在部队服役时，期盼家书的日子最漫长。

母亲读过书，识得字，也会写信。她的来信最多，大致每半月一封，信中除了关心我在部队的训练、生活及成长外，也会提到家人的安康，亲戚的变故，甚至还有家乡的变化、轶闻趣事等。有了这些书信，我在部队得以安心，仿佛亲人就在身边，嘱咐就在耳旁，于是训练更加刻苦，学习更加专心。

那时，部队离故乡约两千公里，往来书信多是平信。母亲的来信需从乡上邮局寄出，兜兜转转到我手上时，差不多是半月后了。当然，也偶有提前的，那一定是母亲将信带到了县城邮局去寄的。最长时间，当属部队外出驻训期间，所有信件需从部队辗转到驻训点。收到家书时，多会超过一月，甚至两月有余了。不过，即便再久，家书打开那一刻，依然滚烫。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盼我去信的心情更急切，可收到信的周期却更为长久。因为我们的信寄到县里后，再分到乡里，乡里要逢三六九赶集才会再分发到村里，等村长将信转交到母亲手上时，牛皮纸信封都快磨破了。为了让母亲经常有信可读，我坚持每周寄一封。我相信，哪怕时间再久，邮路再曲折，只要畅通，信终会寄到母亲的手上。

如今信息时代方便快捷。女儿读大学后，我们每天都联系，每当接通手机上的视频后，就跟她在身旁一个样。视频消解距离，书信留存温度，快慢皆是亲人的牵挂。

纵是如此，我仍怀念等待书信的岁月。因为，信中有亲人摩挲的余温，企盼的目光。

7

等待书信的年月，恰如露台上的映山红，要熬过漫长沉寂，才得一见盛放。映山红，已经鼓出花蕾，个别已经裂开花口，一树的鲜艳呼之欲出。

这是株老桩，几年前搬新家时朋友送的。次年便哗啦啦开满了一树，新家蓬荜生辉。朋友是个养花高手，家中房前屋后，楼上楼下种了各色花卉，一年四季都生活在花的世界里。我猜想他的心境每天都会像花儿一样美妙。

那天，正是入冬时节，朋友从满院的花卉中挑了盆快要掉光叶子的植物给我。他说，这是映山红，好看又好养，就是长得慢。我发现，它的主茎有手腕粗，至少有十年树龄了。心想，朋友从山崖寻来精心伺候，将原本散漫生长的野生植物，驯化为适时而开的庭院花卉，不知耗费了多少心思呢。

春风不知哪一刻变暖，也不知如何吹开一朵一朵映山红的。反正，就在那夜春雨后，鲜艳的花朵映红四壁。原来慢，是生长的积淀，也是积累的必要，是在为满树花开蓄力呢。

入春了，我一日看三回，映山红在春风中慢慢绽放。大姐的孙子指着一朵映山红，口齿清晰地叫，花……花……

包子

扈宏毅

包子是一只狗，我第一次见到它，它就是一只老狗了。

我们刚刚搬进这个小区的时候，女儿还不会说话，她在小区里看见那只大贵宾犬——全身白色的卷毛，四条腿细细长长，个头高过成年人的膝盖——就抬起小胳膊，伸着手指喊：“样！”“样！”贵宾犬紧跟着一位弓腰走路的老太太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先生，两人都七八十岁的样子。老太太对女儿说：“羊？它不是羊，它是狗，叫包子。”

女儿说的“样”是普通话发音，听起来就是济宁话的“羊”。小样是我父母养的一只猫，也是女儿最熟悉的动物，当她还无法准确表达的时候，或许世间所有毛茸茸的动物暂时都叫“样”。

天好的时候，我带女儿下楼活动，时常会遇到包子和两位老人。包子体形大，老远就能看到它抖着一身雪白的毛悠悠地跑着，旁边有老先生坐在轮椅上慢慢移动，走近了，才能看到他身后弓腰低头的老太太。从没见过老先生走路，他方圆脸，脖子粗短，很少说话，时不时亮开嗓子咳嗽几声，胸腔里呼隆隆的，胖胖的身体把轮椅塞得满当当。老太太则一副用尽全力的样子推着轮椅往前走，她两腿已经弯曲，像一对拢在一起的括号，走一步摆一下，十分蹒跚。他们有时在一个地方待着，乘凉或晒太阳，和另外几位老人聊天。轮椅一旦推起来，不到家就不停下。有邻居和他们打招呼，老太太一边走一边回应，常常走出去好远了话还没说完。包子则掉过头，跟着那位邻居走几步，伸伸舌头，再转身跑向老两口，好像是把散落在风里的话送到人家身边。

包子爱亲近人，但很会控制分寸。小孩子们见到它通常是兴奋的，难免追着它跑，包子也会跑向他们，但它总是在距离小孩一步的时候止住脚，然后扭头回到主人身边。倘若是它熟识的成年人，比如保洁大姐或者老人的儿女来，包子则允许自己接触，它把两条前腿抬起来，搭在人家身上，咧开小嘴露出一副笑模样，不过也很快折回老太太那儿去了。

女儿会说话了，见了他们就会大声喊：“爷爷奶奶包子！”中间没有停顿，他们成了缺一不可的整体，倘若哪天不见了谁，她准会问，“包子呢？”“包子爷爷呢？”“包子奶奶呢？”

一天，她喊过爷爷奶奶后噎了一下，转而问：“包子呢？”老太太说：“包子在医院呢！”我忙问：“怎么了？”“吃食的时候吞了一截碎骨头，胃扎破了。那天它趴在床底下，唤它也不出来，那是肚子疼呢！我就说，‘包子，我知道你难受，你慢慢儿的，慢慢儿的，上我这儿来。’它听懂了，就一点点挪出来。还要在医院待几天。”老太太缓缓说完，又补充一句，“它是个老狗了。”

包子好了，又能陪爷爷奶奶散步了，但不再像之前那样喜欢跑来跑去，而是静静地走着。

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小区里散步，看到老人家楼下的空地搭起一个军绿色布篷，里面的灯泡透出黄色微光，布篷两侧贴有挽联，几个人在附近或坐着或走动。邻居说，是那位老先生去世了，我才想起有日子没有看到他们了。

当奶奶推着空轮椅和包子走在小区里，女儿张着嘴向他们跑去，我连忙在她出声之前把她叫住了，并小声解释，以后只叫奶奶和包子就可以了。

老太太还是每天推着轮椅，和邻居搭着话，步子比原先迈得大些，包子也就走得快些。

那个轮椅，不知道老人推了多少年。老先生坐过的地方，深深地凹陷着，压出钢架的轮廓，推轮椅的姿势成了老太太走路的姿势，轮椅累弯了她的腰，也支撑着她的重心，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女儿上了小学，我们就很少在小区里溜达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老太太独自一人推着轮椅慢慢走，身边不见了包子，心抖了一下，先喊了声“大娘”，她抬头看我，应了一声，我见她表情如常，才试探着问，“包子呢？”

“包子走了！它老了，我现在带不动它了，就给它打了针……”老人点着头，语气平静，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它是个老狗了”，我又想到这句话。我有时会想象包子这种大型犬小时候是什么样子，连带着想到老人用了多少年，照料它长成“羊”一般的体形。记得他们晒太阳的时候，老太太摩挲着它雪白的毛，眯着眼睛说：“我们包子多好看！”有时候它跑远了，她又扯着嗓子唤它，包子跑回来，她嗔怪一句，“你又不听话了！”

就在这两天，我陪女儿在小区里跳绳，又看到老太太推着轮椅走来，和她打了招呼，女儿跟着喊，“奶奶好！”我说：“我以为你还会叫‘包子的奶奶’呢！”她一脸迷茫地问：“包子是谁呀妈妈？”

观沧海

挖掘内心的宇宙

——读杨碧薇诗集《相见不晚》

单海建

读了杨碧薇的诗集《相见不晚》，我深受启发。

也许是出于身体原因，我一直是谦卑的，像层层包裹的玉米，不轻易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脆弱与坚强。反映到作品上，就是不把个人感情袒露出来，甚至故意培养钝感，也不探求别人的内心。久而久之，作品就很“硬”，少了柔情，少了人间烟火气，少了灵魂深处的探寻。

《相见不晚》则向我揭示了一种直达内心的诗路。杨碧薇的诗写的是内心，是才华，是叙事，无一不可成诗。就在生活的点滴斑纹中，反而能窥见整只活豹。

“一根拧紧的发条顷刻松弛/搅散了他周身的力量/……像一只游出水的虾/在没有台词的世界/干枯，疲惫，无法再冒出半句话。”（《喜剧演员》）一个为喜剧倾注了心血的演员，自己却无力再笑。工作榨干了他欢乐的水分；笑脸的高强度反复展示，磨钝了他对喜悦的感知。这才是真正的性情之诗，诗人看见了人的内心，看见了滋润下面的焦灼。诗中的比喻形象贴切，仿佛是人物的紧身衣，把喜剧演员的精神状态准确地呈现出来。甚至可以说，这不是外在的写作技巧，而是诗人内在的通感能力，是最直观地抓住特征、把握细节的能力，是穿透现象看清本质的能力。这正如她在写根雕时看到的，“根雕是做减法/艺人动手前，先有一双透视眼/从木头里辨认出隐藏的事物”——诗人，总是能在一朵云里读出厚重，在一片叶子里发现春天。

看清了本质，也需要用与之匹配的语言表达出来，才会更有力量。所以她写《童年春节》：“就是全家人在一屋，各有好天气的状态……/就是只为这一佳节才开张的嗅觉……/就是不知从何处涌来，慷慨赠予你的力量……/哎嗨嗨，就是那种你看什么都好看/万物看你都可爱的感觉。”读着读着，那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愉悦就灌注到身体里了，活跃了所有细胞。满纸的字也都温暖起来，蹦跳起来。越是这样平易近人的句子，越能揭示内心的悸动与彷徨、生活的无奈与真实，并把真实的情感温柔地融入读者脑海，触动读者心灵。

杨碧薇的诗里有错过的遗憾，有放下的洒脱，更有回归的宁静。有感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她在《方言的故事》里写道：“我祖母的祖母仙逝时/从家传的语言锦囊里，掏走了/二十个星座，十头猛兽，两枚月光石……/出来以来，我一直在/与世界贴面，被文明喂乖。”是啊，与互联网伴生的文化危机，将野性思维、无羁梦幻变小了。青葱、浪漫、肆意的想象在枯萎，传统时代的美丽正在消亡，恐怕终将空留一座记忆中的马丘比丘，被搬进博物馆。

由此，杨碧薇的诗延伸到了文化层面。文化锁定了安全感，也在某种程度上锁定了内心的自由。在书写老挝历史的《榜檀晚钟》中，杨碧薇说：“身为公主，我最大的财富是孤独/知识与伦理，像两副生锈的铠甲/日复一日保卫我，也局限我。”真的能保护吗？是不是知识与伦理，反而让人产生了孤独？当异国的铁蹄踏上老挝的国土时，公主拥有的知识与伦理又如何自处？杨碧薇想告诉我们：“在我唯一的一次任性里/死，是自由的不二选项。”自由虽然难得，却永远无法剥夺；爱，也永远无法用武力夺得。

真正的爱是关注，是心疼，是懂得，是恰到好处的距离。《周郎顾》一诗有这样的反转：“我会假装自己是如此笨拙/并保证在他回眸的一瞬/忍住眼中的泪。”古人说，“曲有误，周郎顾”，少女心事，不用说，不用猜，“假装不知秋凉”里未说出的心疼，已暴露了所有。杨碧薇的细腻贯穿于诗篇，而表现手法，更多却是留白。许多话，诗人不需言说，已余韵悠长。

最好的作品是写人性，写人心，写情感。杨碧薇绝不只是有才华，还有渊博的知识。更难得的是，渊博没有盖住她的诗歌本心。她走过很多路，读过很多书，见过很多人，想过很多事。

在《绩溪烟雨》的抒情声调中，她注意到“视线放空处，越是极致的杏红/越是秉持素雅的内涵”。常言道杏花红，其实那是缺少细致观察。盛开的杏花是白色的，红的是花萼。远观到红色，是因为红更显色。杏花真正的花瓣是素雅的。诗人观察得仔细，充满从极致到素雅的哲学思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杨碧薇这里，极致的盛开不是物壮则老，而是不随岁月凋谢的内里洁白。

在《朝霞》的鲜明色彩中，她又写：“朝霞，我们的朋友/你深知要历经万变，才能/拥有透澈的白光。”七色归为一色，是经历聚合的过程，也是大道至简的过程。繁华谢幕，留下的是平淡、宁静、自然……所有哲思都隐在诗意之中。

如果说哲思来自于杨碧薇的博学和思考，那么语言的使用，则体现了她对新诗创新的责任感。她的诗有不少跨学科的，比如来自医学、物理学、天文学的名词，“过敏原”“介质”“阈值”“星轨”等，这些词的意义已广为人知，但在诗歌中还是比较罕见的。杨碧薇恰如其分地使用了这些词语，为新诗注入了活力。

语言的创新也表现在修辞的运用上。古典诗中的名词动用等手法，丰富了汉语的语法表达。说到修辞，仍是那句话：诗歌，还是要强调文学性。杨碧薇的诗平衡了哲思与文学性的关系。她在《疗愈》中写“波浪铺开小巧的排比句”。一下子，那种高空俯瞰的画面就出来了：在大的尺度下，在高处，在宏观中，波浪是温柔的、细小的，也是疗愈的。

《此吻年方十八岁》也很妙：“而你我周围的空气/每一粒都隐布着成吨的炸药。”你看，初恋时的感觉呼之欲出了。诗尾还紧跟着这样一句：“但你开始拨动金属的切分音/——朝我靠近/这恶作剧的小花旦掏出打火机……”读到这里，我屏住了呼吸，那种心跳，那种紧张感，仿佛下一刻就会轰然炸开。《我少女时代的梦中情人》延续了她的细腻：“风吹过，他的海魂衫就滑动起/小块的梯田和丘陵。”而在儿童诗里，她写榆叶梅：“它开花时，骨骼里有用不完的粉红/恨不得浸透肌肉/再把每一寸皮肤都过成春天。”这是怎样的语言啊！这才是诗的语言，诗的思维，既创新，又贴切。

总的来说，杨碧薇的诗歌语言指向的是人物内核，是怦然心动和灵魂挣扎，是深入挖掘内心的宇宙，这是我欠缺的。想到这里，我也笑了，能在对一个诗人的阅读中，认识并接受自己在写作上的不足，也算进步，也是回归。

● 长歌行 ·

莲（外四首）

鲁亚光

出水，就崭露头角了
不会转身返回，也不会低头折腰
掬一捧清凌凌的水给炎炎夏日
让纷繁喧嚣的世界，静下心来

隔而不隔，对于莲
莲池有着绝对的信心和信任
三千弱水，你若种上莲子
蜻蜓自来，清波自来，清风自来
从不沾惹污水，淤泥
诱惑那么多，日光那么毒，风雨那么烈
不需别人撑伞，只取莲叶一片
拿得起，也放得下

可浓妆，也可淡抹
莲，这灿烂的生命之花
开得如此儒雅，如此可爱，如此清纯
哦——
水有澄澈之心，莲有圣洁之根

湖陵村

来来去去
走走停停
绕不开这条泗水河
鱼虾成群，鹅鸭结帮
都是前世种下的因
至于河道的宽窄，就可以
忽略不计了，一桥
两岸，托起南北相望的村落

村人的讲述质朴而真诚
晾在骄阳下
透着浓浓的汗味
让人感觉，现实与过去
不能用年轻和古老
简单比对

鸡鸣台砌垒得愈加坚实
湖陵城早已隐居世外
欢跳的清水顺着长渠的指引
漫灌，获后的麦田
准备为待孕的稻子，隆重洗礼

来一次湖陵村不容易
遇到深谙村城县寺根底的人
要看运气

湖陵城

阳光翻开日历
顾不上手心出汗
把两千多年前的旧事，重提
晒在鸡鸣台上

那些造访者
从斑驳的记忆里
抽出一条主线
向纵里延伸
猛然发现
刀光阵阵，剑影丛丛
如狂涛般
冲出沙河
杀进大湖
突城破寨
扔下残破的砖瓦、陶器、青铜
和汉画像石，还有
一地乡愁，深深
沉入历史

鸡鸣台

鸣声沉积了很久
还是被风雨割去
锋芒

有时候
高处不胜寒
要稳住心神和脚步

就像一把宝刀
轻易不能示人

连心桥

一脉清流
两个村落
与一座桥结盟
担起南堤和北岸
乡愁，从此无解

大事小事
都交给时间和人心
在浪花里，淘洗

一块块青石
刻满了故事
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印务有限公司